

雪涛谐史 明 江盈科

谐史引

善乎李君实先生之言曰：“孔父大圣，不废莞尔，武公抑畏，犹资善谑。”仁义素张，何妨一弛，郁陶不开，非以涤性。唯达者坐空万象，恣玩太虚，深不隐机，浅不触的；犹夫竹林森峙，外值中通，清风忽来，枝叶披亚。有无穷之笑焉，岂复有禁哉？余故于雪涛氏有取焉耳。冰华居士题。

陈君佐维扬人，以医为业，能作谐语。洪武时出入禁中，上甚狎之，常与谈兵中艰难。一日，上问曰：“朕似前代何君？”对曰：“似神农。”上问所以，对曰：“若不似神农，如何尝得百草？”上悟，大笑。盖军中曾乏粮，士卒每食草木，上与同甘苦，故云。

楚中有显者，其居室也，常苦嫡庶不睦，即宾客在堂，往往哄声自内彻外。偶一词客谒显者，值其内哄，显者欲借端乱其听，会应上悬鸪鹑一幅，指谓词客曰：“君善品题，试为老夫咏此图，可乎？”客因题曰：“鸪一声兮鹑一声，鸪呼风雨鹑呼晴；老夫却也难张主，落雨不成晴不成。”噫，可谓捷才也已。

嘉靖间，闽中吴小江，督学楚中，所拔人胶庠者，多垂髻士。士之已冠者，计窘，乃窃去头上巾，亦为垂髻应试。吴公见其额上网痕，遂口占一诗，嘲之曰：“昔日峨冠已伟然，今朝？？角且从权。时人不识予心苦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一时传诵，无不绝倒。

其后，钱塘金省吾先生，来督楚学，所拔应试诸生，多弱冠者。盖少年人自才妙，非以其年也。余邑一生闻其风，遂割去须髻入试。及至发落，凡四等生员，皆应加扑，割须者与焉。先生见四等人多，不欲尽扑，乃曰：“四等中生员，齿长者姑恕之，其少年不肯努力，各扑如教规。”割须生竟得扑。其侪嘲之曰：“尔须存，当得免扑，奈何割为？冤哉须也。”割须生亦复自笑。

赵大洲为宰相，气岸甚高。高中玄、张太岳亦相继拜相，同在政府。高好雌黄人物，张冷面少和易。大洲一日谓两公曰：“人言养相体，要缄默，似比中玄这张口嘴也拜相；又言相度要冲和，似比太岳这副面皮也拜相，岂不有命？”此语虽戇直而近于戏，然亦有助于义命之说。四明丰翰林讳坊，号南禺，有口才。里中致仕驿承某，绘一像，具币请丰作赞语。南禺题其额曰：“才全德备，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；中正和乐，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弊。”丞读之，喜甚。时人莫测所谓，或叩其旨。丰曰：“公不谙下文乎？则其为人也，亦成矣。”

又宁波县令，遣吏向南禺索药方。丰乃注方云：“大枫子去了仁，无花果多半边，地骨皮用三粒，史君子加一颗。”归以观县令，令览之，笑曰：“丰公嘲

尔。”吏请其故，令示之曰：“以上四语，谓一伙滑吏耳。”南禺之巧心类若此，然恃其舌好凌人，时颇嫉之。

司寇王麟泉，闽人。初为余郡守贰，性喜藏垢，里衣皆经旬不洗换，每与僚属宴游，辄从衫裤上捕虱，凡数枚，纳口中。余因忆宋朝王荆公性亦尔，一日，侍神宗殿上，有一虱周旋其须，神宗顾视数四，同列亦皆见。比退，公问同列曰：“今者上数顾不佞，何也？”同列告之故，公亟捕虱得之。同列曰：“幸勿杀，宜有敕语奖之。”荆公问：“敕语应作何词？”一学士曰：“此虱屡游相须，曾经圣览。论其遭际之奇，何可杀也；求其处置之法，或曰放焉。”荆公大笑。然则苏老泉谓荆公面垢不洗，衣垢不浣，以为奸，即幸而中，然此政非以为奸也。

嘉靖间一御史，蜀人也，有口才。中贵某，欲讥御史，乃缚一鼠虫，曰：“此鼠咬毁余衣服，请御史判罪。”御史判曰：“此鼠若问笞杖徒流太轻，问凌迟绞斩太重，下他腐刑。”中贵知其讥己，然亦服其判断之妙。

太仓王内阁荆石，性端洁，不轻接引。王司寇凤洲，性坦易，多所容纳。其乡人曹子念为之语曰：“内阁是常清常净天尊，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萨。”人服其确。一丹青家，以写真为业，然其术不工。一日，为其亲兄写一像，自谓逼真，悬之通衢，欲以为招。邻人见之，争相问曰：“此伊谁像？”未有目为伊兄者。或一人题于上，嘲之曰：“不会传真莫作真，写兄端不似兄形；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况区区陌路人！”见者无不发笑。

有两青衿者，致馈其师，一人用死猪头，一人用铜银子。二师互相语，其一曰：“门生姓游，馈一猪头，将来煮食，尧舜其犹。”其一曰：“门生姓陈，馈一封银，将来交易，尧舜与人。”已而复各拟破题一个，其一曰：“二生于二师，为其不成享也。”其一曰：“二师于二生，言必称尧舜也。”皆可谓善谑者矣。

世庙时，严分宜窃弄国柄。适宫中多怪，符咒驱之不效。有朝士相与聚谈曰：“宫中神器之地，何怪敢尔？”一人答曰：“这怪是《大学》上有的：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。安得不知？”

袁中郎，讳宏道，与予分宰长吴二邑。中郎操敌悬鱼，其于长安贵人，一无所问馈。时阿兄讳宗道，官翰林编修。予嘲中郎曰：“他人问馈，以孔方为家兄，君不问馈，乃以家兄为孔方耳。”中郎亦复自笑。

内乡县李矜字子田，官翰林检讨。其弟名荫字袭美，时方为增广生员。矜遗书荫曰：“尔今年增广，明年增广，不知尔增得几多？广得几多？”荫亦答矜书曰：“尔今年检讨，明年检讨，不知尔检得甚么？讨得甚么？”一时馆中相传，靡不绝倒。

又长沙李相国西涯，生一子，有才名，然颇好游平康。一日，西涯题其座曰：“今日花陌，明日柳街，应举登科，秀才秀才。”乃郎见之，亦题阿翁座曰：“今日猛雨，明日狂风，燮理阴阳，相公相公。”西涯见之，亦为发笑。此父子兄弟相谑也。

天顺间，锦衣阎达，甚得上宠。其时有桂廷皂者，为达门下客，乃自镌图书云：“锦衣西席。”同时有甘棠者，乃洗马江朝宗女婿，为松陵驿驿丞，亦自镌图书云：“翰林东床。”一时传笑，以为确对。

常熟严相公讷面麻。新郑高相公拱属文，多于腹中起草。世俗笑苏州盐豆，河南蹇驴。二相相遇，高谓严曰：“公豆在面上。”严即应曰：“公草在肚里。”

吴中某尚书方沐浴，一客往谒，以浴辞，客不悦。及尚书往谒，前客亦辞以浴。尚书题其壁曰：“君谒我，我沐浴；我谒君，君沐浴。我浴四月八，君浴六月六。”盖四月八浴佛，六月六浴畜。

新安詹景凤号中岳，有才名，善作狂语。中乡试，筮仕，由翰林孔目转吏部司务，乃自题其居曰：“天官翰林之第。”乡人见之，为注其下曰：“天官司务，翰林孔目。”詹复添注曰：“这样官儿，是笑胜哭。”

有中贵者，奉命差出，至驻扎地方，亦谒庙、行香、讲书。当讲时，青衿心厌薄之，乃讲《牵牛而过堂下》一节。中贵问曰：“牵牛人姓甚名谁？”青衿答曰：“就是那下面的王见之。”中贵叹曰：“好生员，博邪乃尔。”

一上舍性痴，颇工谐语，选为府经历。一日，有客拜其堂官太守，帖写“眷生李过庭顿首拜”。太守谓经历曰：“这位客我记不得他了。”经历谩应云：“这客怕就是那李趋儿。”太守大笑。

公冶长解禽言，一时孔子闻鸪啼，曰：“此何云？”答曰：“他道‘觚不觚’。”又闻燕语，曰：“此何云？”答曰：“他道‘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’。”又闻驴叫，曰：“此何云？”曰：“此不可知，似讲乡谈耳。”嘲河南人。

李文正西涯，请同乡诸贡士饮。一贡士谓他处有酒约，先辞。文正戏曰：“孟子两句‘：东面而征西彝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。’此作何解？”客谢不知。须臾，汤至。文正曰：“待汤耳。”乃大笑而别。

黄郡一贫生，自标讲学，其乡绅曰：“此子有志，以一牛赠之。”贫生牵回，其兄即收牛耕地，生怒，兄曰：“有无相通，何得见怒？”生应曰：“谁叫你不讲学，也讨个牛。”又一廩生亦自标讲学，遇分膳银，其为首者稍多取。生谓同侪曰：“彼多取，尔好说他。”同侪曰：“公何不自说？”答曰：“我是讲学人，不好说。”吁！二事虽微，悉见假道学心事。先正云：“愿

为真士夫，不愿为假道学。”信夫！

国朝，新中进士，凡选馆者，除留授翰林编检外，皆补科道；其中行博士、推知，皆拔其尤者，行取充科道。京师人为之语曰：“庶吉士要做科道，睡着等；中行博士要做科道，跑着寻；推知要做科道，跪着讨。”

余邑太学罗汝鹏善谑。初游京师，值早朝，时百官已露立甬道，诸资郎尚处庑下，其侪相语曰：“百官业已露立，我辈何为藏此？”汝鹏曰：“这是《子平书》上载的‘：官要露，露则清高；财要藏，藏则丰厚。’”闻者皆大笑。

余同年进士梁见龙、冯景贞、沈铭缜、沈何山，俱浙江人。梁形长善谑，冯中省解，二沈系兄弟同榜，其形皆短。一日，四公相聚，铭缜谓见龙曰：“梁年兄这样长，若分做两段，便是两个进士。”梁因答曰：“二位年兄这样短，须是接起，才算得一个进士。”冯景贞乃谓梁曰：“罔谈彼短，靡恃己长。”梁遂谓冯曰：“近来秀才，只熟读一本《千字文》，便中了解元。”相与大笑。

姑苏有冯生讳时范者，夙号名下士，年近耳顺，尚未得俊。其子名嘉谟，年少有美才，余甚爱之。至甲午岁，嘉谟夭死，时范始领北畿乡荐。姑苏士人作语曰：“冯时范死得，却中了；冯嘉谟中得，却死了。”或以告余，余不觉且悲且笑。

余邑一博士张宗圣，工谈谑。会主簿游姓者，滥受状词，擅拷打，有黑声，张乃著一哑谜嘲曰：“小衙门，大展开，铁心肠，当堂摆，全凭一撞一撞拷打，才有些取采。不怕他黑了天，有钱的进来，与你做个明白。”盖指油铺也。余邑油铺用木为榨，铁为心，引木撞榨，油乃流出，而其门不设枋闩，故以喻游簿云。

余邑鲁月洲，入资为鸿胪署丞，未有扁其门者，及李恒所亦入资为鸿胪，郡守叶公扁其门曰：“鸿胪第。”月洲族弟鲁九乃云：“恒所既扁门曰‘鸿胪第’，我家月洲当扁门曰‘鸿胪兄’。”闻者皆笑其巧。

久之，李恒所与一富翁联姻，下聘之日，鼓吹盛作。座客问曰：“这是谁家喜事？”罗汝鹏答曰：“只怕是李鸿胪贪恋着人豪富。”盖取《中郎传》“十里红楼”之句，闻者为解颐云。

《蔡中郎传》中，人取冷语甚多。余所解颐，有五六句。王??州强严东楼酒，东楼辞以伤风。王云：“爹居相位，怎说出伤风？”汪仲淹戏蹴??者云：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。”刘季然衣短衣，加裙三出，人戏之曰：“季然张三檐乡散。”答曰：“三檐乡散儿在你头上戴。”又有人戏儒生作讼师者云：“读书人，思量要做状。”皆冷语可笑。

黄郡一孝廉，买民田，收其旁瘠者，遗其中腴者，欲令他日贱售耳。乃其民将腴田他售，孝廉鸣之官，将对簿。其民度不能胜，以口衔秽，唾孝廉面。他孝



廉群起，欲共攻之。时乡绅汪某解之曰：“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，不知百姓口也是口。”诸孝廉皆灰心散去。乡绅此语，足令强者反己，殊为可传。

余邑徐广文二溪，性狂善谑，有敏才。少时，从唐万阳侍御游。一日，灯下渴睡，万阳呼之醒，且出联句令答，句云：“眼皮堕地，难观孔子之书。”二溪对云：“呵欠连天，要做周公之梦。”侍御大笑。

一日舟行，值暑月，天气凉甚，舟人叹曰：“长江无六月。”二溪曰：“然，过了五月，就是七月。”舟人大笑。及宾兴之次日，将入督学衙门拜谢，门者勒二溪银一钱，方为报门。二溪与之银，俟门者报后，却走不欲入，门者还其所勒之银，乃入。事虽小，殊足解颐。

《杨用修集》中载滇南一督学，好向诸青衿谈性谈艺，缕缕不休，士人厌听之。及谈毕，乃问曰：“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？”内一衿对曰：“大宗师是天人，今日所谈，都是天话。”闻者大笑。

余乡有张二者，佣力人也，为人解绢赴户部。旧例，解绢者皆用杂职。及张二皂帽投文，户部斥之曰：“解官何为不冠？亟冠来见，否者加挞。”张二忙去买纱帽，笑曰：“我本无心富贵，奈富贵来逼人尔。”闻者皆笑。

国朝有陈全者，金陵人，负俊才，性好烟花，持数千金，皆费于平康市。一日浪游，误入禁地，为中贵所执，将畀巡城。全跪曰：“小人是陈全，祈公公见饶。”中贵素闻全名，乃曰：“闻陈全善取笑，可作一字笑，能令我笑，方才放你。”全曰：“屁。”中贵曰：“此何说？”全曰：“放也由公公，不放也由公公。”中贵笑不自制，因放之。

又见妓洗浴，因全至，披纱裙避花阴下，全执之，妓曰：“陈先生善为词，可就此境作一词。”全遂口占曰：“兰汤浴罢香肌湿，恰被萧郎巧觑。偏嗔月色明，偷向花阴立。有情的悄东风，把罗裙儿轻揭起。”其他词类此者尚多。

及全病革将死，鴆子皆慰全曰：“我家受公厚恩，待百岁后，尽力莹葬，仍为立碑。”全答曰：“好好，这碑就交在身上。”盖世名鴆子为龟，龟载碑者也。

昔有官苏州别驾者，过墓道，指石人曰仲翁。或作诗讥之曰：“翁仲如何唤仲翁，只因窗下少夫工；如何做得院林翰，只好苏州作判通。”余邑印公少鹤亦官别驾，其门人张三涯于印前述此语，印闻之愕然。张乃起谢曰：“师勿见嗔，门人说的是苏州通判。”

本朝邢公讳宽，当放榜前一日，梦至御前，上命力士持爪扑之，头破血流，直至于踵。明日所司呈卷，拟孙曰恭第一，宽第二。成祖眼笸，将曰恭二字，读为一字，乃判曰：“本朝只许邢宽，岂宜孙暴。”遂以朱笔点宽姓名，朱浓，自上透下，遂如梦中流血之象。

先是邢宽未第时，其郡守调之曰：“邢春元如不酸醋。”盖讥宽也。宽及第，乃报郡守诗曰：“邢宽只是旧邢宽，朝占龙头夕拜官。寄语黄堂贤太守，如今却是螯牙酸。”一时竟传其语。吴中门子，多工唱者，然于官长前，多不肯唱。一日，吴曲罗节推，同余辈在分署校阅文卷，适夜将半，曲罗命长洲门子唱曲，其侪彼此互推，皆谓不能。曲罗曰：“不唱者打十板。”方打一板，皆争唱。曲罗笑曰：“从来唱曲，要先打板。”同座皆笑。

宋朝大宋小宋，联登制科，同仕京都。遇上元令节，小宋盛备灯火筵席，极其侈靡。大宋见而斥之曰：“弟忘记前年读书山寺寂寞光景乎？”小宋笑曰：“只为想着今日，故昔年甘就寂寞。”噫，小宋亦人杰也，其言尚如此，然则人不能移于遇，真难哉！

余同年朱进士号恕铭者，出宰金溪。适督学按郡，将发考案，召郡邑官长入见。及门，有两儒生持二卷，强纳朱公袖中，公卒然纳之。及填按已毕，督学问朱曰：“可有佳卷见遗者乎？幸教之。”朱无以应，遂出袖中二卷，皆得补弟子员。朱出，笑谓人曰：“看如许事，莫道钻刺都无用。”

余邑朱广文号仰山，官汉阳司训，至八月，寄书候其兄半山，附致历日一册；半山连揭数板，直至九月，笑曰：“好好，喜得后面还有许多日子。”

余邑张斗桥为诸生时，记名家旧文一篇，入试，遭文宗涂抹，乃诉于学博文莲山先生。先生引戏词慰之，曰：“昔苏秦父母诞辰，伯子捧觞称寿，叹曰：‘好佳酿。’及季子亦捧觞称寿，骂曰：‘酸酒。’季子妻乃从伯姆借酒一觞，复骂曰：‘酸酒。’季子妻曰：‘这是伯姆家借来的。’翁叱之曰：‘你这不行时的人，过手便酸。’”斗桥大笑。

汪伯玉以左司马致政，将归，谓其乡人中书潘纬曰：‘天下有三不朽，太上立德，今已不能作圣；其次立功，又非林下事；其次立言，又懒做文字。此归，将就做些曲子陶情而已。’潘答曰：“这也是一不朽。”汪问之，答曰：“其次致曲。”汪司马大笑。

嘉兴一老布衣，平时自号清客，书门对一联曰：“心中无半点事；眼前有十二孙。”其邻人嘲之，续其下曰：“心中无半点事，两年不曾完粮；眼前有十二孙，一半未经出痘。”见者皆笑。北人与南人论橄榄与枣孰佳，北人曰：“枣味甜。”南人曰：“橄榄味虽辣，却有回甜。”北人曰：“等你回得甜来，我先甜了一会。”

有不识橄榄者，问人曰：“此何名？”人笑曰：“阿呆。”归托其妻曰：“我今食呆，味佳甚。”妻令觅呆，不得，乃呵示其妻曰：“犹有呆气在。”

余邑孝廉陈琮，性洒落。曾构别墅一所，地名二里冈，虽云附郭，然邑之北邨也，前后冢累累错置，不可枚数。或造君颦蹙曰：“目中每见此辈，定不乐。”

”孝廉笑曰：“不然。目中日日见此辈，乃使人不敢不乐。”

亘史云：“此可入《世说》，何云《谐史》乎？”

西安一广文，性介，善谑，罢官家贫，赖门徒举火，乃自谑词曰：“夜半三更睡不着，恼得我心焦躁；?? 蹬的响一声，尽力子孩一跳；原来把一股脊梁筋穷断了。”秦藩中贵闻之，转闻于王，王喜，召见，赐百金。

余同年进士沈伯含，善作雅语。余尝与伯含论曰：“李于鳞死，其子孙遂绝，所构白雪楼，没入官为祠堂。大抵于鳞称一代才，辄取忌造化如此。”伯含曰：“造化真是小儿。”余问云：“何？”伯含曰：“于鳞几许才，也惹他忌。”

黄杨树两年而长，逢闰而索，极难成材。余友罗汝鹏于斋头植此树，指谓客曰：“看此物连抱，便当锯造棺器待尽，敢久恋人间耶？”闻者皆笑。

大理署中有火房者，年少，貌颇秀，入夏而瘡。余友蒋钟岳问曰：“奚而瘡？”对曰：“小人不宜夏。”比入秋，其瘡犹前，钟岳嘲之曰：“尔复不宜秋耶？”

理学家文字，往往剿袭《语录》，铺叙成文，乃语人曰：“吾文如菽粟布帛。”杨升庵笑曰：“菽粟则诚菽粟，但恐陈陈相因，红腐不可食。”此足令藏拙者钳口。

宜兴县人时大彬，居恒巾服游士夫间。性巧，能制磁罐，极其精工，号曰时瓶。有与市者，一金一颗。郡县亦贵之，重其人。会当岁考，时之子亦与院试，然文尚未成，学院陈公笑曰：“时某入试，其父一贯之力也。”

语云：“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。”余邑水府庙，有钟一口，巴陵人泊舟于河，欲盗此钟铸田器，乃协力移置地上，用土实其中，击碎担去。居民皆纚然无闻焉。

又一贼，白昼入人家，盗磬一口，持出门，主人偶自外归，贼问主人曰：“老爹，买磬否？”主人答曰：“我家有磬，不买。”贼径持去。至晚觅磬，乃知卖磬者，即偷磬者也。

又闻一人负釜而行，置地上，立而溺。适贼过其旁，乃取所置釜，顶于头上，亦立而溺。负釜者溺毕，觅釜不得。贼乃斥其人曰：“尔自不小心，譬如我顶釜在头上，正防窃者，尔置釜地上，欲不为人窃者，得乎？”

此三事，皆贼人临时出计，所谓智过君子者也。

熊敦朴号陆海，蜀人，辛未进士，选馆，改兵部，复左迁别驾，往辞江陵相公，相公曰：“公是我衙门内官，痛痒相关，此后仕途宜着意。”陆海曰：“老师恐未见痛。”江陵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陆海曰：“王叔和《医诀》说得

‘：有通则痛，痛则不通。’”江陵大笑。初，陆海入馆时，馆师令其背书

，回顾壁上影子，口动须摇，哄然大笑，馆师曰：“何笑？”答曰：“比见壁间影子，如羊吃草状，不觉自笑。”馆师亦笑。

金陵平康有马妓曰马湘兰者，当少年时，甚有身价。一孝廉往造之，不肯出。迟回十余年，湘兰色少减，而前孝廉成进士，仕为南京御史，马妓适株连入院听审，御史见之曰：“尔如此面孔，往日乃负虚名。”湘兰曰：“惟其有往日之虚名，所以有今日之实祸。”御史曰：“观此妓，能作此语，果是名下无虚。”遂释之。

一士夫子孙繁衍，而其侪有苦无子者，乃骄语其人曰：“尔没力量，一个儿子养不出，看我多子孙。”其人答曰：“其子，尔力也；其孙，非尔力也。”闻者皆笑。

罗念庵中状元后，不觉常有喜色。其夫人问曰：“状元几年一个？”曰：“三年一个。”夫人曰：“若如此，也不靠你一个，何故喜久之？”念庵自语人曰：“某十年胸中，遣状元二字不脱。”此见念庵不欺人处。而国家科名，即豪杰不能不臆嗜，亦可见矣。

一中贵见侍讲学士讲毕出左掖，问曰：“今日讲何书？”学士答曰：“今日讲的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？’”中贵曰：“这是孔圣人恶取笑。”

曹公欲赘丁仪，以目眇不果，后悔曰：“以仪才，令尽盲，当妻以女，何况只眇一目。”此谓爱而忘其丑。英雄且然，人情之偏，不足怪也。

余乡叶月潭，须髯初白。或告之曰：“尊须也有一二茎报信。”月潭遂于袖中取镊摘之，笑曰：“报信者一钱。”此语，盖里中寻人招子也，借用之甚当。有顽客者，恋酒无休，与众客同席，饮酣，乃目众客曰：“凡路远者，只管先回。”众客去尽，只有主人陪饮。其人又云：“凡路远者先回。”主人曰：“只我在此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公还要回房里去，我则就席上假卧耳。”

一个妇人，青衫红裙，口里哭着亲亲，问他哭着甚人，妇答曰：“他爷是我爷女婿，我爷是他爷丈人。”盖母哭子也。其文法亦巧矣。

潘安仁云：“子亲伊姑，我爷惟舅。”盖表弟兄也。此文法祖之。

有卖酒者，夜半或持钱来沽酒，叩门不开，曰：“但从门缝投进钱来。”沽者曰：“酒从何出？”酒保曰：“也从门缝递出。”沽者笑，酒保曰：“不取笑，我这酒儿薄薄的。”

一阍帅，寒天夜宴，炽炭烧烛，引满浮白，酒后耳热，叹曰：“今年天气不正，当寒而暖。”兵卒在旁跪禀曰：“较似小人们立处，天气觉正。”尝闻古诗云：“一为居所移，苦乐永相忘。”信哉！

浒墅钞关，关尹于长吴两县，分不相临；然以其钦差也，两县见之，必庭参



，关尹多不肯受。其后一生来治关，颇自尊，不少假，比及任满犹尔。吴令袁中郎笑曰：“蔡崇简拄了杖，挂了白须上戏场，人道他老员外。今回到戏房，取了须，还做老员外腔。”余大笑。

武陵一市井少年，善说谎。偶于市中遇一老者，老者说之曰：“人道你善谎，可向我说一个。”少年曰：“才闻众人放干了东湖，都去拿团鱼，小人也要去拿个，不得闲说。”老者信之，径往东湖，湖水渺然，乃知此言即谎。

少年在楼下，会楼上一贵人，呼曰：“人道尔善骗，骗我下来。”少年曰：“相公在楼上，断不敢骗；若上楼下，小人便有计骗将上去。”贵人果下，曰：“何得骗上。”少年曰：“本为骗下来，不烦再计。”

有广文者，姓吴，齿落耳缺，又不生须，一青衿作诗嘲之曰：“先生贵姓吴，无耻之耻无，然而无有尔，则亦无有乎。”

其诗流入县官之耳，县官一日同广文进见府主，班行，望见广文，不觉失笑，府主意不然，乃于后堂白所以失笑之故，因诵前诗，府主亦复大笑。

多闻疑，多见殆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。对云：飞在天，见在田，确乎其不可拔潜。此聋者与缺唇者相嘲。

有轻薄士人，好弹射文字，读王羲之《兰亭记》，则曰：“天朗气清，春言秋景。”读王勃《滕阁记》，则曰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多了与共两字。”冥司闻之，遣鬼卒逮去，欲割其舌，力辩乃免。

比放归，行至冥司殿下，口中辄云：“如何阎君对联，这样不通‘：日月阎罗殿；风霜业镜台。’不信这阎罗殿有日月风霜耶？”

客造主人，见其畜有鸡，殊无飨客意，乃指鸡曰：“此禽有六德，君闻之否？”主人曰：“只闻鸡具四德，不闻六德？”客曰：“君若舍得，我亦吃得。这是二德，岂非六德？”沈青霞重忤严分宜，遇害。其子三人，皆逮系诏狱，遂毙其二。第三子讳襄者，号小霞，在狱中，工画梅，诸中贵求为画梅，时有赠遗，借以不死。久之，分宜败，朝议褒青霞忠，遂官小霞，除授临湘令。后人追论小霞狱中不死，只吃着梅。罗汝鹏笑曰：“好到好，只亏他牙齿不酸。”

余乡一老者，与一少年青衿，酒中戏谑。少年每嘲其人衰老，老者曰：“你毋见嘲，谚曰‘：黄梅不落青梅落，青梅不落用竿戳。’”青衿曰：“你道着酸子，谁敢动手戳他？”盖楚人目青衿为酸子也。

一郡从事，不谙文理，妄引律断狱。有僧令其徒磨面，徒乃持面与麸，走匿他所，僧执而讼之。从事断曰：“这僧该问徒罪。”僧曰：“罪不至此。”从事曰：“你不应背夫逃走。”闻者皆笑。

宋时有显者，既归田，语所知曰：“我们从林下看宦途，知得滋味如此耳；但

不知死人住地下，比生时较好否？”所知曰：“一定好。”显者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其人答曰：“但闻林下人思量出去，不闻地下人思想转来。”显者大笑。

武陵郑沅石馆余邑，前一土井，烹茶爨饭，皆汲之。沅石笑曰：“馆此一年，腹中泥，可作半堵墙矣。”

又桃源人好以有齿磁盆盛茶米，用木杵捣之，名曰擂茶，其杵长五尺，半岁而尽。沅石笑曰：“桃源人活六十岁，胸中擂茶杵，可构三间小房子。”

京师缙绅，喜饮易酒，为其冲淡故也。中原士夫量大者，喜饮明流，为其性酸也。余僚丈秦湛若，中原人，极有量，尝问人曰：“诸公喜饮易酒，有何佳处？”其人答曰：“易酒有三佳：饮时不醉，一佳；睡时不缠头，二佳；明日起来不病醒，三佳。”湛若曰：“如公言，若不醉不缠头不病醒，何不喝两盏汤儿？”其人大笑。

太仓王元美先生，有酒兴，无酒量，自制酒最冲淡，号凤州酒。丁见白官太仓，取凤州酒二坛，馈秦湛若，湛若开坛尝之，问使者曰：“只怕丁爷错送了，莫不是惠山泉？”

有进士形甚短，初登第时，同年笑曰：“年兄门下长班，每月可减工食五分。”进士曰：“与众同例，何得独减。”答曰：“过门巷时，免呼照上，亦损许多气力。”

有悍妻者，颇知书。其夫谋纳妾，乃曰：“于传有之，齐人有一妻一妾。”妻曰：“若尔，则我更纳一夫。”其夫曰：“传有之乎？”妻答曰：“河南程氏两夫。”夫大笑，无以难。

又一妻，悍而狡，夫每言及纳妾，辄曰：“尔家贫，安所得金买妾耶？若有金，唯命。”夫乃从人称贷得金，告其妻曰：“金在，请纳妾。”妻遂持其金纳袖中，拜曰：“我今情愿做小罢，这金便可买我。”夫无以难。

罗汝鹏多髯，年及强仕，白者过半。一日，赴吊丧家，司丧者偶见之，讶曰：“公年尚未，何髯白乃尔？”汝鹏曰：“这是吊丧的须髯。”坐客皆笑。会余祖昆岳公，九十一岁而卒，汝鹏来吊，乃慰家君曰：“奈何不请小儿医救疗，遂至此耶？”家君不觉破涕为笑。

余举进士，时报捷者索重赏，家君贫无以应，受困此辈，殊觉情懣，汝鹏慰之曰：“且耐烦，养坏了儿子，说不得。”闻者皆笑。

冯司成髯晚出而早白，人问曰：“公髯几年变白？”公捻髯良久，答曰：“未记与黑髯周旋。”庚子岁，余差云贵恤刑，有同年造余曰：“兄乃得此远差耶？”余曰：“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，假令亦有恤差，我乃为下得海矣，安能到云贵？”盖恤差属刑部为政，余时官大理，故云。有僧道医人同涉，中流遇风

，舟楫危甚。舟人叩僧道曰：“两位老师，各祝神祈止风何如？”僧咒曰：“念彼观音力，风浪尺消息。”道士咒曰：“风伯雨师，各安方位，急急如律令。”医亦复咒曰：“荆芥，薄荷，金银花，苦楝子。”舟人曰：“此何为者？”答曰：“我这几般，都是止风药。”噫，庸医执疗病，往往若此。吴楚间谓人死皆曰不在了。有人乍入京师，谒见显者，应门答曰：“老爷不在。”其人曰：“此语殊不吉，莫若称出外了。”应门答曰：“我老爷不怕死，只怕出外。”盖宋时已有此言矣。有书生者性懒，所恨书多耳。读《论语》至颜渊死，便称赏曰：“死得好，死得好。”或问之，答曰：“他若不死时，做出上颜回下颜回，累我诵读。”

有惧内者，见怒于妻，将拶其指。夫云：“家无拶具。”妻命从邻家借用。夫往借时，低声怨咨，妻唤回，问曰：“适口中作何语？”夫答曰：“我道这刑具，也须自家置一副。”

余邑张三崖广文，司训支江。一日，与同僚饮，看演苏秦，拜相归来，阿兄艳羨，忙检书籍，曰：“我也要去读书做秀才。”三崖属其僚曰：“安顿荷包。”僚问云：“何？”三崖答曰：“苏大进了学，我辈都有一包束修钱。”其僚皆笑。

三崖方谒选时，称贷路费，笑曰：“样样借人的，如贫汉种田，工本都出富翁，比及秋成，还却工本，只落得掀盘帚。我们借债做官，他日还了债，只落得一幅纱帽角带。”闻者皆信其然。

袁中郎在京师，九月即服重绵。余曰：“此太热，恐流鼻红。”其弟小修曰：“不服，又恐流鼻白。”冯司成公，初夏即服纻希纻谷。余问：“公何以御盛暑？”公笑曰：“盛暑岂宜挂一丝耶？”

有官人者，性贪，初上任，谒城隍，见神座两旁悬有银锭，谓左右曰：“与我收回。”左右曰：“此假银耳。”官人曰：“我知是假的，但今日新任，要取个进财吉兆。”

有痴夫者，其妻与人私，一日，撞遇奸夫于室，跳窗逸去，只夺其鞋一只，用以枕头，曰：“平明往质于官。”妻乘其睡熟，即以夫所着鞋易之。明日，夫起，细视其鞋，乃己鞋也，因谢妻曰：“我错怪了你，昨日跳出窗的，原来就是我。”

蜀中有吴坤斋者，善谑。其邻人构新居落成，吴往贺之，叹曰：“这房屋做得妙。”盖含庙宇意也。主人曰：“只堪作公家厕所耳。”坤斋曰：“何至于此？”主人曰：“不是厕所，为何公入门便放屁？”坤斋默然。

广西全州卫幕，有王掾者，善谑。诸武弁相聚，诱掾作谑，而故驳之，每作语，辄曰：“这话淡。”言其无趣味也。掾知故意驳己，乃曰：“今早城门有担

粪者，失足，倾泼于地。”诸武弁又曰：“这也淡。”王掾曰：“诸君不曾尝过，那得知淡？”众皆大笑。

有说谎者，每迁就其词。自谓家有一雌鸡，岁生卵千枚。问云：“那得许多？”其人递减至八百六百，问者犹不信。乃曰：“这个数，再减不得，宁可加一只雌鸡。”

常郡有千户王姓者，述一谑语，调笑青衿曰：“某人父子皆补生员，及临岁考，逡巡不敢赴试。子乃谋诸父曰：‘盍作死乎？死则子应居艰，皆得免考。’父然之，比召道士写灵牌，写云：‘明故先考。’父乃幡然曰：‘若先考，则某何敢死。’”此旧谑也。

席间一青衿，遂顿撰一谑，答王千户云：“有总兵者，起家徒步，不谙书，只识得一个王字。一日，点阅千户文册，第一名姓王，唤王千户，第二名姓匡，乃唤曰上匣床的王千户，第三姓土，乃唤曰斫破头的王千户。”其敏捷亦复尔耳，真可笑也。

有作谑讥性慳者，其语不一而足，姑举其概。一人已习慳术，犹谓未足，乃从慳师学其术。往见之，但用纸剪鱼，盛水一瓶，故名曰酒，为学慳贄礼。偶值慳师外出，惟妻在家。知其来学之意，并所执贄仪，乃使一婢用空盞传出曰：“请茶。”实无茶也。又以两手作一圈曰：“请饼。”如是而已。

学慳者既出，慳师乃归，其妻悉述其事以告。慳师作色曰：“何乃费此厚款？”随用手作半圈样曰：“只这半边饼，彀打发他。”大都此四语者，一步深一步，盖若近日时文求深之意也。有官人者，以罢软见勾。妻问勾官之故，答曰：“吏部道我罢软。”妻曰：“喜得只知你罢软，若知道不谨，连我这奶奶也勾去。”

吴中祀神，左大士，右梓潼君。山东人专祀碧霞元君。一山东官长笑吴人曰：“你吴中惧内，只看神位，奶奶却在左边，老爹却在右边。”吴人答曰：“这个还不要紧，看你山东神位，只见奶奶，几曾见老爹？”

吴中好相讥谑，不避贵贱。一乡官职卑，迎一妓下船，遽问之曰：“汝何以称小娘，年纪却又老了？”妓答曰：“这也不论，老爹既称老爹，何以官儿又小？”众皆鼓掌。妓恬不在意。世有誉人自贤者，或嘲之曰：“一人自美其妻，乃不云妻美，每对人曰：‘我家小姨，天下绝色，与山妻立一处，不复能辨谁为大小姨也。’”然则张罗峰之请祀欧阳公，张江陵为南阳李文达建坊。意亦若此。

有贵宦者，生子而痴。年七十，或持寿星图相贺，其子曰：“这老者如许长头，乃犹不中耶？”遂拈笔为画网巾其上，贵宦见之，怒甚。邻翁造焉，慰之曰：“公无怒，我今要个画网子的人，也不得。”



常德一尚书，好藏古画，有子昂《袁安卧雪图》，分贻其子。图极佳，子乃不受，曰：“要此死人图何用？”

一儒生，每作恶文字谒先辈。一先辈评其文曰：“昔欧阳公作文，自言多从三上得来，子文绝似欧阳第三上得者。”儒生极喜。友人见曰：“某公嘲尔。”儒生曰：“比我欧阳，何得云嘲？”答曰：“欧阳公三上，谓枕上、马上、厕上；第三上，指厕也。”儒生方悟。

宋时，韩学士熙载，每见门生贽卷恶者，令侍姬以艾炙之。近日冯具区亦云：“余平日最苦持恶文相揭求佳评者，每见之，辄攒眉若有所忧。”

余郡一贡士宾兴，郡守某公题其匾曰：“遴俊宾王。”一士人见之，叹曰：“郡中自武庙时，有一字王，再传有二字王，今复有三字王矣。”盖讥贡士匾也。

司徒沅冲张老师，尝笑谓余曰：“别人架上书，都安置肚子里，我们肚里书，都寄阁在架上。”盖谦言懒记书也。然语政好笑。

有学博者，宰鸡一只，伴以萝卜制馔，邀青衿二十辈飧之。鸡魂赴冥司告曰：“杀鸡供客，此是常事，但不合一鸡供二十余客。”冥司曰：“恐无此理。”鸡曰：“萝卜作证。”及拘萝卜审问，答曰：“鸡，你欺心。那日供客，只见我，何曾见你。”博士家风类如此。

一主人请客，客久饮不去，乃作谑曰：“有担卖磁瓶者，路遇虎，以瓶投之，俱尽，只一瓶在手，谓虎曰：‘你这恶物，起身也只这一瓶，不起身也只这一瓶。’”客亦作谑曰：“昔观音大士诞辰，诸神皆贺，吕纯阳后至，大士曰：‘这人酒色财气俱全，免相见。’纯阳数之曰：‘大士金容满月，色也；净瓶在旁，酒也；八宝璎珞，财也；嘘吸成云，气也；何独说贫道？’大士怒，用瓶掷之。纯阳笑曰：‘大士莫急性，这一瓶打我不去，还须几瓶耳。’”

陕右人呼竹为箸。一巡抚系陕人，坐堂时，谕巡捕官曰：“与我取一箸竿来。”巡捕误听以为猪肝也，因而买之，且自忖曰：“既用肝，岂得不用心？”于是以盘盛肝，以纸裹心置袖中，进见曰：“蒙谕猪肝，已有了。”巡抚笑曰：“你那心在那里？”其人探诸袖中曰：“心也在这里。”

一士人好打抽丰。其所厚友人，巡按某处，逆其必来，阴属所司将银二百两，造奸一副，练绳一条，用药煮之如铁。其人至求见，辄怒曰：“我巡按衙门是打抽丰的？可取奸练来，解回原籍。”其人怒甚，无奈，比至境上，解官喻曰：“这奸练俱是银造，我老爹厚故人，特为此掩饰耳目。”士人曰：“他还薄我，若果相厚，便打个二百斤银枷枷也得。”

一人父鼻赤色，或问曰：“尊君赤鼻有之乎？”答曰：“不敢，水红色耳。”

其人赞曰：“近时尚浅色，水红乃更佳。”凡民间畜雄鸡者，必割其肾，则

鸡肥而冠渐落。或嘲廩膳生员曰：“尔好似割鸡，有米吃，身子不怕不肥，只怕明日冠小。”

雕鸟哺雏，无从得食，搂得一猫，置之巢中，将吃以饲雏。猫乃立啖其雏，次第俱尽。雕不胜怒。猫曰：“你莫嗔我，我是你请将来的。”

一人问造酒之法于酒家。酒家曰：“一斗米，一两曲，加二斗水，相参和，酿七日，便成酒。”其人善忘，归而用水二斗，曲一两，相参和，七日而尝之，犹水也，乃往诮酒家，谓不传与真法。酒家曰：“尔第不循我法耳。”其人曰：“我循尔法，用二斗水，一两曲。”酒家曰：“可有米么？”其人俯首思曰：“是我忘记下来。”噫，并酒之本而忘之，欲求酒，及于不得酒，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；世之学者，忘本逐末，而学不成，何以异于是。

一士人家贫，欲与其友上寿，无从得酒，但持水一瓶，称觞时，谓友人曰：“请以歇后语为寿，曰‘：君子之交淡如。’”友应声曰：“醉翁之意不在。”

一宦家池亭，广畜水鸟，若仙鹤、淘河、青庄鸟、白鹭皆备。有来观者，小大具列。适外彝一人，乍至其地，不识鸟名，指仙鹤问守者曰：“此何鸟？”守者诳曰：“这是尖嘴老官。”次问淘河，诳曰：“是尖嘴老官令郎。”又问青庄鸟，诳曰：“是他令孙。”问白鹭，诳曰：“是他玄孙。”问者叹曰：“这老官枉费大，只是子孙一代不如一代。”

有恶少，值岁毕时，无钱过岁。妻方问计，恶少曰：“我自有处。”适见篦头者过其门，唤入梳篦，且曰：“为我剃去眉毛。”才剃一边，辄大嚷曰：“从来篦头，有损人眉宇者乎？”欲扭赴官。篦者惧怕，愿以三百钱陪情，恶少受而卒岁。

妻见眉去一留一，曰：“曷若都剃去好看。”恶少答曰：“你没算计了，这一边眉毛，留过元宵节。”

山水偶涨，将及城，城中人惧，问卜者：“何时水落？”卜者曰：“你只问裁缝，他有个法儿，要落一尺，就落一尺，要落一丈，就落一丈。”

一强盗与化缘僧遇虎于途。盗持弓御虎，虎犹近前不肯退。僧不得已，持缘簿掷虎前，虎骇而退。虎之子问虎曰：“不畏盗，乃畏僧乎？”虎曰：“盗来，我与格斗。僧问我化缘，我将甚么打发他？”

凡为银匠者，无论打造倾泻，皆挟窃银之法。或讥之曰：“有富翁者，平日拜佛求嗣，偶得一子，甚矜重之，乃持八字问子平先生，先生为布算，曰：‘奴仆宫，妻子宫，寿命宫，都好。只是贼星坐命。富翁曰‘：这个容易，送他去学银匠罢。’”

余邑李源眺方伯，面麻而须，曹前阳金宪，口歪而牙豹。曹出对与李曰：“麻

面胡须，如羊肚石倒栽蒲草。”李对曰：“豹牙歪嘴，如螺壳杯斜嵌蚌珠。”滇南有赵巧对，曾仕楚中为郡守，好出对句，一日，见坊役用命纸糊灯，遂出句云：“命纸糊灯笼，火星照命。”思之不得。直到岁暮，老人高捧历日，叩头献上，遂对前句曰：“头巾顶历日，太岁当头。”可谓确当。

李空同督学江右，有一生偶与同名，当唱名时，公曰：“尔安得同我名？”出对试之，曰：“藺相如，司马相如，名相如，实不相如。”生对曰：“魏无忌，长孙无忌，人无忌，我亦无忌。”李亦称善。

有生员送先生节仪，只用三分银子，先生出对嘲之曰：“竹笋出墙，一节须高一节。”生对曰：“梅花逊雪，三分只是三分。”

有官人祖出蒙古，莅任，出对与庠生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我。”一生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回。”可谓切中。

曾有令尹，昵一门子。偶坐堂上，吏与门子相偶语，令怪之，吏漫云：“与门子属表兄弟，叙家常耳。”令遂出对云：“表弟非表兄表子。”吏辄答云：“丈夫是丈母丈夫。”令嘉其善对，笑释之，无以罪。

亘史云：友人鲍无雄宗弟仲翔，促梓《谐史》，亲为之校，而每请益也，以所记一二，足之于左。

洪仲韦与梅子马游清凉台，僧以茶供。子马曰：“贤僧也。”仲韦曰：“故当于旧寺中求之。”子马曰：“何言乎？”仲韦曰：“王摩诘有言‘：似舅即贤甥。’”闻者绝倒。

徽欲俭于食品，以木耳豆粉和成糕，呼曰假鳖。谢师少连名精品，酷嗜此味。一日，杨七具酒饯洪仲韦，特设此品，且羞鳖焉。谢师不为下箸。杨七笑曰：“少连可谓宜假不宜真。”谢曰：“若要认真，必先着假。”众以为当家之谈。杨七名文玉，号小真，旧院角妓，而豪于酒。

祝给谏喜作书，即村坊酒肆都悬之。有海阳金生伪作为市，祝怒，将绳以法。董玄宰闻之曰：“吾为此惧。”客曰：“何惧？”董曰：“惧逸少有知，将置我于地狱耳。”祝释然。

广信人王常有词名，善书。得一端研，小于掌，而自宝之，问洪仲韦曰：“此贵乡产也，能辨为宋物不？”仲韦曰：“入贵乡当以宋版《百中经》配之，则价当更倍。”王曰：“得非袖珍呼？”仲韦曰：“不然。”指其掌。